

## 竹風入戶

揚州有園，曰：个園。很是精妙，竹子可不就是這樣，一「个」，一「个」，又一「个」，就成了竹林。風入竹林，一個個的「个」與風握手，「个」與「个」之間相互摩擦，竹葉沙沙，就成了竹風。與竹毗鄰，拋開不食人間煙火的雅事不

說，若是有風，從竹林的那端吹過來，竹子的清香入戶，在院落或窗櫺裏端坐的人，嗅到竹子的清芬，精神定然為之一振，所謂「神清氣爽」，不過如此。

看竹生涼意。竹子這種植物，似乎尤其適宜夏日來觀賞，打眼一看，撲面而來的綠就能給人帶來陣陣涼爽，加之一些風吹過來，涼意就更增添了一重。早些年在鄉間，每逢夏日，我都會搬一隻條櫬到竹林裏去，讀祖父收藏的各種武俠小說。那俠士的劍，凜冽地在文字中穿行，似竹葉在竹林中搖曳。

竹林裏的竹子密密匝匝，只有條櫬才能放得下，在竹林裏閱讀最好是上半年，沒有那種嘴極毒的花蚊子，上午，鳥鳴也清澈一些，並不顯得聒噪。說也奇怪，現在回想起來，少年的定力總是要好很多，鳥鳴絲毫驚擾不了我們閱讀的慾望，也許是小說中的刀光劍影太奪人心了，畢竟，每個少年都有一個俠客夢。

說到俠客，想起很多和俠客相關的影視劇，比如李安的《卧虎藏龍》，有大段的竹林打鬥場景，人在竹林上蜻蜓點水似的飛馳，腳尖點着竹葉，幾乎是躍動，那感覺很是瀟灑。俠客似乎是專門為竹林而生的，或者說，竹林是專門為俠客而長。

魏晉時期，文人尤愛竹。他們在竹林下清談，在竹林下敞開肚子讀書，快意爽然地彈琴，或者是揮汗如雨地打鐵，飲五石散，學驢叫，竹林悠悠，竹舍樸拙，常常可見高士的身影，最具代表的就是竹林七賢了。

看過很多雕塑，最喜的是嵇康



▲揚州个園。

資料圖片

### 如是我見 李丹崖

在竹林下彈琴，竹林靜謐，嵇康彈着《廣陵散》，他指法嫺熟，容貌瀟灑，仰頭陶醉之間，鬚鬚幾乎飛成「一」字，或者說他的鬚鬚也是一枚最俊俏的竹葉，有風吹來，竹葉落在焦桐琴弦上，嵇康的琴聲太醉人，風拂竹葉也想撩撥幾聲。

古往今來，寫竹的詩句何其多。但寫到竹風的卻極少，仔細排查，也就想起李嶠的詩句「過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入竹萬竿斜，是很有畫面感的，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不過如此。

提到竹風，腦海中閃現幾幀從前鄉居的畫面，祖父穿着白襯衫，在竹林下搖着蒲扇納涼，腳邊是他養的一群小白鵝，方才滿月，嘴角還是黃的，與頭頂的竹葉青相映襯，畫面很是挑眼。有風吹過，祖父的頭髮飄起來幾縷，不像嵇康那樣張揚，卻有着一種中國老者特有的儒雅在。

在我少年時的印象中，誰家屋後有一片竹林，在小夥伴們看來是非常羨慕的事情，竹林裏可以看到各色鳥兒，還有我們想不到的獃子，打洞在竹林裏幽居，很是神奇。現如今，獃子在皖北幾乎是見不到了，就像是到了後來，因為一些原因，竹林也漸漸被伐掉了，夷為平地。鳥雀飛走了，竹葉沙沙聲也消失了，每逢夏日有風，直接地吹到院子裏，黏熱污濁。

我們的院子，似乎少了一重淨化器。

竹葉被砍掉的那一年，祖父養了七隻公雞，會在原來竹林的那片區域撒食，如今已然空空蕩蕩，倒是適合雞來吃食，祖父看牠們啄食，順便發呆。到了冬天，連夜大雪，翌日，祖父把雞趕到雪地裏去，大紅冠子的公雞走在雪地上，祖父撒一把高粱，顆粒飽滿，公雞們歡躍出動，留下雜亂的一陣腳印，亂卻好看，地上，匍匐着一個個「个」字……



### 人生在線 言青

作家畢淑敏在她的散文《談怕》中說，人的一生總要怕點什麼，比如小時候怕父母，上學時怕老師，工作時怕上級，人還怕天怕地怕法律，等等。她說：「所以，怕，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怕是正常的，不怕卻是應該鍛煉的事。」

我也有怕，怕什麼呢？小時候我最怕晚上貓在房上亂叫。那時北京老百姓多住平房，不知哪來的那麼多貓，深夜在房頂上大合唱，唱得很瘆人。我一聽見這個聲音，就趕緊跑到媽媽懷裏，不敢抬頭。媽媽小聲唱着：「狼來了，虎來了，和尚背着鼓來了……」我不敢睜眼，在這嚇人的聲音中慢慢進入夢鄉。

長大上學後，怕成績不好，被老師批評，惹父母生氣，所以不敢貪玩兒，按時完成作業，每學期都要爭取考第二名。

畢業後參加工作，總怕出錯，一點不敢懈怠，認真再認真，保證工作圓滿完成。到了中年，自己有了家庭，上有老下有小，這時最怕老人生病，怕孩子不好好學習，擔心害怕的事很多。

現在到我自己老了，怕什麼呢？怕衰老，怕生病，還有最後的一怕，就是怕死。中國人很忌諱「死」字，小時候不懂事，一說到死，大人們就說：「吐吐吐！

## 也談怕

趕緊吐出去！」意思是把「死」字吐出去。

畢淑敏說：「人有最終的一怕，就是死。」每個人都會「不可遏制地走向最後的歸宿。」她說她和老伴兒常常在談笑中說到最後的歸宿，好像他們要到一個避暑勝地去避暑。我是一個喜歡旅遊的人，我想我如果走到生命終點的時候，想想要到另一個世界去看看，可能就不害怕了。

其實死是一種未知的狀態，沒有人告訴過你死的時候是什麼感覺，人們怕的不是死，而是死前的疼痛。所以有晚期絕症患者要求安樂死，或入住安寧療護病房。

既然最後的歸宿是不可遏制的，那我們就應該坦然地接受。畢淑敏說，當我們能夠坦然地接受死亡，生命的質量因此而提升。如果我們不能視死亡為正常生活中不可逃避的一部分，我們心靈某個幽暗的角落就會充滿對死亡的恐懼，使人惶惶不可終日。

我們的老師季羨林先生，八十歲時寫了一篇《八十述懷》，九十歲時寫了一篇《九十述懷》，兩篇文章都提到死的問題。《八十述懷》中說，人到了老年，特別是耄耋之年，常想到死是非常自然的，關鍵是對死抱什麼態度。

他說，最正確的態度是順其自然，泰然處之。季老是以陶淵明的四句詩詞為座右銘：「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九十述懷》中他充滿信心地說，

## 異鄉草木



### 君子玉言 小杏

院外的三角梅一樹一牆，繁花灼灼；院內的薰衣草叢叢簇簇，幽香陣陣。街角的藍雪花飛濺如瀑，淺藍色小花噴薄而出；柵欄邊的藍花茄細長的枝條隨風起舞，每個枝條綴滿花瓣，追陽而開，枝枝掛滿紫氣東來。

各種各樣的多肉，在街頭作為綠植，在沙灘隨意漫長，長成了樹叢灌木，長成了攀緣壁掛，長成了地毯草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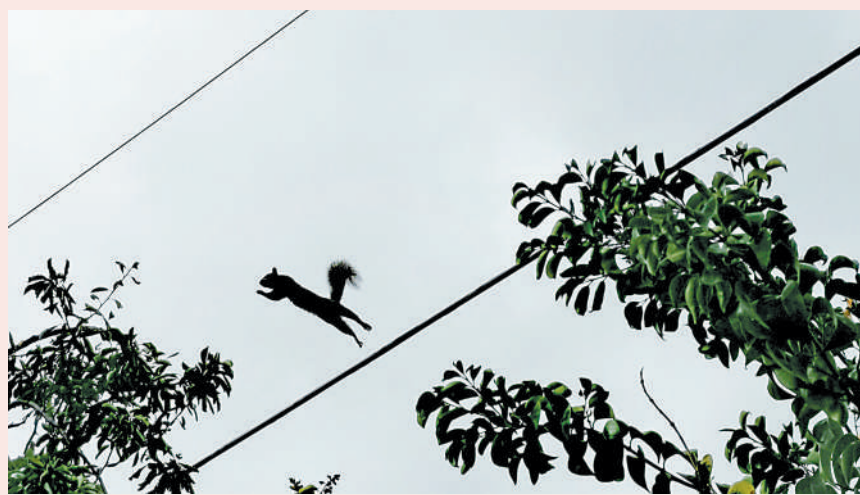
四十度的高溫下，是這樣。十四度的寒雨下，也是這樣。

東方系的太陽花皮實實地在太陽的暴曬下含苞，綻放在望。銅錢草幼葉初萌，不耐灼熱，有點小曬傷，仍在努力伸展。

松鼠每天來造訪一次，在籬笆上探頭探腦，在冬青樹間追逐，在電線上吱吱喳喳。兩隻貓咪，一個懵懂天真，喜歡跳上窗台看外面的世界，小鳥飛，松鼠跑，都會讓牠驚奇新鮮，上蹿下跳看熱鬧；另一個鬼精吃貨，沒事就像個守財奴臥在自己的口糧罐頭上，開飯前守着罐頭，吃完飯在罐頭箱上打盹。趁人不注意趕到飯桌前偷叨炒雞蛋。人不在家時，大模大樣躺上飯桌，餐墊成了牠的床墊。早晚兩個傢伙追逐打鬧，滿屋叮鈴咣噹亂跑。

非常時期，在哪裏？去哪裏？停留與遊走，駐守與奔波，聚散與離合，都變得不可捉摸不可預知。明明故鄉就在那兒，親人就在在那兒，最親近的地方最親近的人，卻成了最遙遠的掛念。那麼多的「好友」，幾乎都成了「網友」，知其存在不知其現時所在。故鄉不能回，他鄉尚可留。此刻停留之地，就是安心之地。

人這一生，就是把自己活成哲學——知所欲，知所能，知所安。最好的夥伴、最好的醫生就是自己。一輩子都在學習跟自己相處，都在醫治自己。有時候，我們需要一味自我療癒的方劑安頓好自己，讓那些煩躁、動盪、撕裂



▲松鼠在樹間跳躍。

作者供圖

的心思，變得平緩、沉靜、輕盈，就像海浪回歸深海的腹中，雷電歸化於雲朵的綿柔溫潤。

無常中，學會給自己找恆常的陪伴；無聊時，學會去感悟有趣的事物，從過去不曾留意的身邊，多找尋幾樣能夠安撫自己的治癒系列。

上海疫情期間，有個年輕人被封控在自己社區裏。疫情讓他的生活節奏一下子慢下來，一個人的獨居生活很鬱悶，除了做做飯、整理房間，還能幹點什麼呢？

有一天，他在社區內暴走。正是萬物生長的季節，蓬蓬勃勃的綠意擋不住地流淌。他忍不住停下腳步，拿起手機一路拍。他探訪了社區的各個角落，拍下許多不曾留意的花花草草，上網查閱資料，了解它們的生長習性。他收集到八十四種草藥、四十三種野菜做了研究，發到社區群裏，鄰居們一片讚嘆「好厲害！」

他曾見到有人有一個草坪上撒了很多小麥種子，長勢很好——麥粒長出來還抽了穗。可是有一天，已經成熟的麥子居然全禿了。「難道被人收割了？」這樣的懸念刺激着他，忍不住總是去那裏察看，直到親眼見到一群麻雀狂吃的震撼場面。

那位種麥者，當然不是為了自己食用才去種植的。而麥子不拒不迫、不競不隨，有一點點土壤就能夠迸發出頑強的生命力，並隨着機緣去供養萬物生靈。這讓他深深感慨。

這些我們身邊的事物——花草樹木，天空雲朵，飛鳥游魚，都可作為治癒方劑中的一味，安神平煩，除躁祛鬱。它們像一群沉默的智者，默默地詮釋「生之哲學」：期待光明也接納黑暗；為喜歡的事物歡欣雀躍，也允許不喜歡的在自己的生命中流動。溫軟且堅定，懂得恰如其分地自洽自愉自癒。有陽光和水，就轉化成花朵；遇寒冷乾旱，就關閉葉子。它們雖不會說話，但若你懂得感悟，就會成為很好的交流夥伴、治癒系列。沒有一粒種子會辜負陽光，沒有一朵花瓣會辜負你的關照。調皮的貓貓也善解人意，會用自己的小絨毛溫暖你。弱小之物，亦堪信賴。

美學大師朱光潛先生曾說「保持對生活的感受力，永遠是對抗麻木荒蕪的最好利器。」「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僅是最活動的人，也是最領略的人。所謂領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尋出趣味。」

明初政治家、高僧姚廣孝去蘇州西山探望隱居的好友畫家王賓，見其居所四周空寂、狹徑荒草密、石上苔痕濃，不禁慨嘆：「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王賓卻怡然自得：「多情花鳥，不肯放人。」「且與花鳥比多情」，不妨去跟花鳥像老友一樣，掏心掏肺地交流。只要相看兩不厭，便是一段值得珍惜的好光陰，一方堪以安放自己的花園。

每一個奔赴，令多少人在一個遠離自己生命起源的地方停留生活，何妨異鄉當故鄉，一草一木之間，總有生命的葳蕤。人世花鳥，幸福同理。

## 留住經緯

化纖布料發明之前，我們用棉布和麻布製作衣服，把天然植物加工成紡織品，已是一件久遠的事。棉布出自棉花，麻布出自樹葉、樹幹和樹皮。

荃灣白田壩街的「南豐紗廠」，是香港近年活化舊建築的另一成功嘗試。破破爛爛的舊廠房，搖身一變成為遺產、紡織博物館、創意工作坊。從原材料到紡紗、織布再到產品設計，參觀者在這裏欣賞藏品、照片、文獻，操作原始紡織工具，吸取文化養分，探索香港紡織業的變遷。

「棉紗大王」陳廷驊博士，十七歲開始在上海當徒弟，來香港後成立南豐紗廠。五十年代，南豐紗廠已擁有紗錠五六千支，最盛時達九萬二千支。一九七〇年，當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時，業務已擴展至紡、織、成衣三個部分，產品銷往東南亞、澳洲、歐洲和北美南美。

紡織業曾經是香港經濟的中流砥柱。根據展覽驚人地發現，一九七〇年代，紗廠工人的日薪僅為港幣四至五元，到一九八〇年代就升至月薪一萬一千元了。經濟轉型期間，紗廠面對海外廉價勞工的衝擊，遇到的挑戰前所未有，廠房不得已遷至東南亞甚至更遠的非洲，八十年代轉移到內地。

挑花、鉤花、針織、紡織，手工愛好者一來這裏就興奮。一個個展覽廳裏，有學生在專家的指導下學

### 柳絮紛飛 小冰

習織布，讓紗錠在排列有序的經線上飛梭走線，很有意思。

頂樓是拍照的好地方。一塊一丈見方的牆面上，鑲嵌着各種各樣的手工織成的布料樣品，你若想聆聽哪一片布料的《布之回憶》，掃描二維碼即可了解詳情。同行的Joy和婧雯很有品味，她倆給我講解時尚、材料和服裝設計，原來牛仔褲的染料靛藍，是從植物木藍、菘藍、蓼藍中提取的。

曾見過鄉下的前輩在家裏紡紗織布，紡車是用竹子做的，織布機是用木頭做的，產品被稱作「土布」。機械化之前，紡紗織布賴以人工，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之後，紡織業實現了機械化。棉花經絮棉機分離種子，之後紡成粗紗、中紗、細紗，再用織布機把細紗織成布匹。紡織機的發明促進了紡織品的高產量。

服裝原料回歸自然，是現代人服裝用料的大趨勢，用棉布和麻布製成的衣服，重新受到青睞。比較麻布，我更喜歡棉布，它雖然不如麻布耐用、彈性好、不褪色、不縮水，但是棉布的透氣性好，吸汗性強，手感柔軟，對皮膚沒有刺癢。

活化之後的南豐紗廠，儼然一座城中城，一些舊面貌被刻意保留了下來，如粗糙的外牆和工廠的標誌。又一個舊行業的痕跡被留住了，它留住了遺產，也留住了香港的老故事。



市井萬象

## 龍行戈壁

由北京自然博物館與內蒙古龍吳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共同主辦的「龍行戈壁——內蒙古白堊紀恐龍展」即日起在北京自然博物館開展，該展覽聚焦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現於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白堊紀代表性恐龍化石。

圖為展出的恐龍化石。

中新社